

引进牛津大学出版社 世界音乐系列



管建华 主编

朝鲜半岛 音乐

唐娜·李·权 著
陈骢 译
管建华 审校

Korea

体验音乐
表达文化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管建华 主编

朝鲜半岛 音乐

唐娜·李·权 著

陈骢 译

管建华 审校

MUSIC
Korea
半岛音乐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Phoenix Education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朝鲜半岛音乐 / 管建华主编, —南京 :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 2016. 6
(世界音乐系列)
ISBN 978-7-5499-5820-7

I. ①朝… II. ①管… III. ①朝鲜半岛—音乐文化
IV.
①J609. 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28321 号

Music in Korea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2.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书名 朝鲜半岛音乐
原书名 Music in Korea
著者 唐娜·李·权
译者 陈 驰
责任编辑 陈爱芳
装帧设计 李广珐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苏教网址 <http://www.1088.com.cn>
照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电话:0510-86022033)
厂址 江阴市滨江西路 803 号(申港)(邮编:214400)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6.75
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99-5820-7
定价 42.00 元
网店地址 <http://jsfhjyeb.tmall.com>
新浪微博 <http://e.weibo.com/jsfhjy>
邮购电话 025-85406265, 025-85400774, 短信 02585420909
盗版举报 025-83658579

苏教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提供盗版线索者给予重奖

《世界音乐系列》编委会

主 编 管建华

顾 问 陈自明 高建进 樊祖荫 赵塔里木 朱昌耀
邹建平 刘伟冬 林戈尔 徐孟东 唐永葆

编 委 (按姓氏笔画)

王志军	王建元	甘绍成	冯智皓	朱玉江	朱则平
朱咏北	伍国栋	仲崇连	庄 元	庄 耀	刘咏莲
安 平	杨立梅	杨丽娟	杨 晓	杨 健	杨曦帆
李方元	李 阳	李劲松	李 昕	李 姝	李海鸥
肖 罡	余 锋	宋 瑾	张天彤	张玉榛	张礼慧
张 欢	张伯瑜	张应华	张君仁	张建华	张振涛
陈建国	陈铭道	范晓峰	板俊荣	欧景新	郏而慷
易 柯	罗艺峰	罗可曼	周纯一	周建明	居其宏
项 阳	赵志扬	赵维平	柳 良	俞人豪	洛 秦
敖昌群	班 一	贾达群	钱建明	黄凌飞	黄琼瑶
谢嘉幸	雷 达	褚 瀛	蔡乔中	戴晓羚	戴海云

《世界音乐系列》出版委员会

主任 顾华明 吴文智

副主任 王瑞书 朱永贞

委员 顾华明 吴文智 王瑞书 朱永贞

吴葆勤 张 平 孙兴春

中文版主编序

我是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最初对“世界音乐”的印象可能是观看60年代初东方歌舞团演出的纪录片，其主题是“亚非拉人民要解放”。70年代末改革开放后，我进入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学习，那时候学院没有世界音乐的课程，只知道中国音乐学家王光祈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写过一本《东方民族之音乐》。80年代中期，在我攻读民族音乐学硕士期间，中央音乐学院陈自明教授来讲“世界音乐”，他放了一段小提琴演奏的“印度音乐”。我曾在京剧团乐队参演革命样板戏，拉了8年小提琴，还干过乐队的配器，居然没能听出那段“印度音乐”是用小提琴演奏的。我懵了，如何解释与分析它的音乐风格？这种新奇的音乐语言我从未听过，它挑战了我近20年学习音乐的经验，包括我所受到西方专业音乐严格训练、阅读过上百部管弦乐总谱的经验，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敏锐地感觉到，世界音乐是那浩瀚的海洋。

2000年10月，我受美国威斯里安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郑苏教授的邀请到该校访学。这所学校和加州伯克利分校开设的“世界音乐”课程及教学是全美最好的。学校开设有西非鼓乐、印度声乐和塔不拉鼓、

福音音乐、印尼甘美兰等课程，甘美兰乐队分初级、中级、高级，上初级班的课不需要预约，学习这些课程的很多都不是音乐专业的学生。我白天听课，晚上在教室复制了56盘世界音乐的录像，在研究中心复印了近万页世界音乐和音乐人类学的资料。临走之前，郑苏还帮我速购了几十本音乐人类学的著作，弥补了我对音乐人类学文献把握的缺失。因为，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是世界音乐研究的学科基础。

21世纪初，我多次去了美国威斯里安、哈佛、麻省理工、耶鲁、伊利诺伊、东北伊利诺伊，德国的不来梅等大学，了解它们的音乐课程设置。最近几年，我走向了东方。在几年的寒假中我去了印度马德拉斯大学与卡拉西特艺术学院，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国立教育学院，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印尼巴厘岛艺术大学和日惹艺术大学，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科技大学、安卡拉大学、伊兹密尔大学等，了解到东方大学中主流音乐课程不同于西方大学主流的音乐课程设置。在此期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东西方口传与西方书写两种传统的音乐课程孰优孰劣？中国处于何处？

2004年10月，在南京召开了“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国际研讨会”。时任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主席的麦克菲尔森教授在开幕式主题发言中讲道：“进入21世纪，在未来的音乐教育中，我们应该继续把西方艺术音乐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呢，还是应该采取一种更为广阔的视野？以全球性的视野来理解音乐教育的起点，是承认不同的国家在音乐教育课程设置上有着显著的不同。尽管我认为西方音乐应该成为学校课程的一种，但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西方音乐模式，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不应该是音乐课程的基础。”他还重申了国际音乐教育学会的主张：

“世界音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它们为促进国际交流、合作以及和平提供了机会。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不赞成那种把一种音乐、一种教学体系看成优于其他音乐或体系的学习。”

2010年8月，“第29届国际音乐教育学会大会”在中国北京召开，美国音乐人类学家B.内特尔教授在开幕式上做了题为《音乐教育与音乐人类学的和谐关系》的演讲。他谈到音乐人类学家的共识：“音乐人类学家是‘伟大的平等主义的音乐学家’。一方面，每个学者都热心为他自己所研究的文化的音乐来辩护，认为它是独特的音乐；另一方面，没有一个音乐人类学家会把自己所属文化的音乐高高置于被考察的所属文化的音乐上。”

2011年11月，在南京“国际音乐教育高层论坛”开幕式上，时任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主席的音乐人类学家哈肯教授在题为《歌曲与歌唱的口耳相传：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的共同关注》的发言中表达了音乐人类学家对音乐学习的一种认识：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是一种后天习得的行为表现。每一种文化又依据其各自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影响着这种学习过程，音乐学习也是个体学习其文化的过程。当我们谈到民间音乐复兴时，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充满生机的文化复兴过程，而不是死气沉沉的东西。用口耳相传，而不是书写作品，用自然的嗓音去歌唱，多样性应当成为其指导宗旨，而不是单一地重复所谓的权威课本。

音乐人类学对音乐的认识是以世界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他们将英文的音乐(music)一词变为复数(musics)，这种复数形式成为国际音乐教育学会使用“musics”一词的惯例。

此次出版的《世界音乐系列》的众多作者大都是长期从事世界音

乐研究的音乐人类学家。

《世界音乐系列》（共24本，中文版计划2016年出版12本，2017年出版12本）专供大学生和一般读者使用，他们可能很少或没有专业音乐知识体系的背景。《世界音乐系列》带有音乐人类学家们实地考察音乐的亲身感受，生活气息浓厚。因此，对于广大受众来讲，非常具有可读性。

两位主编都是女性教授学者，也许正因如此，她们为系列丛书总的创意设计也带来了“生活体验”的女性色彩。

邦妮·韦德是音乐人类学家、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曾担任美国音乐人类学学会主席，著有《印度的音乐：古典传统》《日本音乐》（世界音乐系列之一）《文化镜像的声音》《日本音乐创作的现代性》等。她的一个重要担当就是将音乐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艺术研究结合起来并作用于教育，探讨人类如何使音乐有意义并运用在他们的生活中。

帕特里夏·希恩·坎贝尔是音乐教育家、华盛顿大学的音乐教授。她是世界多元文化音乐教育的专家，曾受美国音乐教育学会之委托，主编美国中小学教材《多元文化视野的音乐教育》（有中文版），著有《世界的课堂：跨文化音乐教学指南》《音乐教育中的文化多样性：21世纪的方向与挑战》《他们头脑中的歌曲：音乐与儿童生活的意义》《牛津儿童音乐文化手册》，与人合著有《拉丁美洲歌曲：从田野到课堂》《自由的音乐：音乐中的小组即兴表演》《寂静的寺庙富有歌唱的心灵：传统柬埔寨音乐》《越南传统音乐》等。她力主将音乐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结合起来，运用到儿童音乐、世界音乐和音乐民族志的研究中。

究之中。

这次《世界音乐系列》的各本专著中还插入了为读者或学生所设计的参与“活动”学习和思考的问题，使读者或学生更好地理解《世界音乐系列》“体验音乐，表达文化”的宗旨。

《世界音乐系列》中两本具有指南性的著作是由两位主编撰写的。邦妮·韦德《让音乐插上思想的翅膀》中的“思想”可以解释为对音乐的“思考和想象”；帕特里夏·希恩·坎贝尔《让世界成为音乐的课堂》则表明了一种新的观念：将世界作为我们的课本与课堂，而非传统教学仅将书本与作品作为我们音乐的课本与课堂。如当今教育界学者所言：“当今社会，人类精神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表现为由纯粹理性向人的生活世界的回归。作为一种以传承和发展人类精神文化、建构人的完满精神世界为宗旨的社会实践活动，课堂教学也日渐为这种气氛所‘感染’，逐步走向人的生活世界。”（引自王攀峰著《走向生活世界的课堂教学》）

2000年，教育部出台的9年义务教育的音乐课程标准包含了“理解世界多元文化音乐”的内容。至今，中国已有几百所高等院校在教授世界音乐的课程，但课程教学的资料奇缺，而这套《世界音乐系列》可以为大家提供重要参考。就我个人而言，阅读和审校这套系列丛书，更加拓宽了自己认识音乐的视野，也获得了一次次新的启蒙。

21世纪，世界已进入全球化时期，中国也不例外。仅从新中国成立后到今天的出境人次的个别统计数字就可以知道这种变化：1949~1978年中国的出境人次是28万，而2015年一年，中国的出境人次是1.2亿，外国入境人次是1.3亿。这些人流数字，无不显示出中国社会

自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各国在经济、政治、政府、民间、旅游以及文化等方面出现的密集交流，中国也已成为“地球村”的“村庄”。村庄与村庄的频繁交流已成为“家常便饭”，而“音乐体验和音乐交流一直是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前锋”（音乐人类学家B.内特尔语）。

最近，我收到一位年轻有为的校友发给我的微信，微信中写道：

本周一直在美国的东西海岸之间穿梭，行程安排密集，历史性地开启了北京和美国地方议会间的官方互访与交流，旨在与美方议员建立长期联系，培育知华友华力量。本周的分享是：旅行会让人谦卑，我们开始知道世界之大，永远有着与自己截然不同的人、事、物在地球彼端出现；见的世面广了，也就不会把自己局限在小格局里，不再“愤世嫉俗”、“与人为敌”。所以，“行万里路”永远是最好、最有效的心灵升华与治疗。换言之，在旅途中，我们会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也才能了解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我们的方式在生活。这样，我们的心胸就会变得更宽广，就更容易以良好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生活。

这位校友大学本科也是作曲专业，现已从政。以上这段话虽然没有提及音乐，但它提供的个人生活体验与我们将要经历的世界音乐体验是如出一辙的。

德国的凯瑟林伯爵说过这样一句话：“认识自己的捷径是周游世界。”让我们与读者一道，通过《世界音乐系列》周游音乐的世界。谨以此为序。

管建华

2016年6月于南京

英文版主编序

在过去的30年间，对世界音乐的兴趣指数迅速攀升，这从大学里音乐课程的普遍增加、唱片业中新兴“世界音乐”（此处指世界流行音乐。译者注）市场蓬勃发展和受国际旅游业影响的音乐表演不断涌现等现象中得以说明。这大大促进了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发展和相关著作的出版，包括参考书目和教材。世界音乐课程原有的课程模式（如果今天是星期二，那就讲述有关日本的课程）已经过时了，原有的与之配套的教材也是如此。这些教材是由多个作者的一系列文章汇编组成，内容主要针对某一“概论”的情况展开探讨并创建了一种音乐文化教学的标准，或者是某一位作者声称的覆盖世界音乐或者音乐人类学方面的研究。今天，世界音乐的教学已经进入一个变革的时代。

《世界音乐系列》丛书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现在，教师能够参考它自己设计课程，从一系列案例研究中选取一部分，他们可以自行选择音乐内容和容量开展教学。该系列还有一些特色——案例研究并不仅仅是单调地着眼于某个大的地区，从该地区中选取几个不同的国家进行表面分析，而是开展了两种形式的案例研究：一种是聚焦某种特定文

化，另一种是重点关注一个独立的地理区域。在这两种案例中，每种案例都比普通调查更有深度。每个案例中重要的主题决定讨论哪种音乐。每一册都将当代音乐现状作为切入点，并通过历史和传统回顾来阐释当今的音乐特征。此外，一些共同话题贯穿整个系列，例如性别、全球化和真实性，这些主题在《让音乐插上思想的翅膀》（韦德）中有所涉及，该书通过引进这些课题并以其他方式探讨如何使音乐在他们的生活中更有意义、更有帮助，为案例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让音乐插上思想的翅膀》也介绍了音乐在全世界音乐体系中所展现出的一些基本元素，因此个案研究的作者无须再花费时间解释这些问题，而可以直接深入地研究某种音乐。此外，在《让世界成为音乐的课堂》（坎贝尔）一书中，就教师如何使用《让音乐插上思想的翅膀》和个案作了研究。

该系列丛书的副标题为“体验音乐，表达文化”，作者们的重点主要放在那些音乐创造者们或者他们以其他独到的方式体验音乐，并通过这种音乐表达出共享的文化上。这与历史和人类学等学科的全球研究和以过程与主题为重点的现状研究之间形成了共鸣，成为《世界音乐系列》的主题。

邦妮·C.韦德 帕特里夏·希恩·坎贝尔

前 言

作为第二代韩裔美国人，虽然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对朝鲜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却也没有想到，对朝鲜音乐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会是一段如此难以把握的历程。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学习长鼓（changgo，常见于朝鲜音乐及舞蹈中）的时候，便对它如痴如醉。显然，我不是唯一一个被它吸引的人。这么多年来，关于人们痴迷于朝鲜文化的报道，我已多有耳闻。无论是辛辣开胃的食物、紧张刺激的电影、广为流传的流行乐、欲罢不能的电视剧，还是出于政治目的对传统文化的展现，抑或深深根植于其中的传统音乐，朝鲜文化总是能够在引人入胜的同时，又令人感到难以捉摸。朝鲜因其复杂的分权政治与两种不同体制的划界在历史上展现出一种二元性。我在本书中意图阐明朝鲜文化，尤其是当它作用于朝鲜音乐时，究竟为何如此与众不同。

朝鲜在世界上的独特性与其分裂的现状有着很大的关系。即便已经进入了21世纪，朝鲜依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处于分裂状态的地区之一，并仍然处于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紧张局势之中。考虑到朝鲜民主主

义人民共和国与韩国（大韩民国）在朝鲜战争（1950年~1953年）结束时拒不签署和平协议，严格意义上而言，两国依然处于交战状态。尽管时政局势复杂，在关于朝鲜音乐的文献中，却很少提及朝鲜的分裂，通常情况下更不会涉及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许多关于朝鲜传统音乐的文本，似乎都只涉及李氏朝代（Chosǒn dynasty，1392年~1910年）及其之前的时期，好像后来的朝韩分裂从未发生过一般。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采取的封闭政策。鉴于朝韩局势十分敏感，周边关系变化多端，因此，学者们也不愿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开展研究，对其讳莫如深。例如，在我刚刚开始著述本书的时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曾明显表现出愿意开展文化外交的迹象，甚至邀请纽约爱乐乐团于2008年2月赴平壤演出。然而，自那时起，国际社会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便每况愈下，很难说近期局势将会走向何方。

鉴于《世界音乐系列》丛书在当代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我十分想为朝韩双方的音乐与文化著书立说。尤其要指出的是，媒体常常以负面的、非人道的方式来描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的形象，我在一定程度上也试图为其富于表现力的文化提供一种更为公正的观察视角。尽管本书中大部分内容都源自我对韩国的了解与见闻，但我也同样采用了许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事例。在这一过程中，我已经尽力去仔细阐明文本中谈到的“Korea”究竟指代什么。当人们提到“Korea”的时候，大多指的是韩国。一般而言，当我使用“Korea”一词时，尤其是涉及朝韩分裂之前便已经兴起的传统音乐体裁时，常用它

指代整个朝鲜半岛，并将其视为一个连贯统一的地区。

在决定本书应当包含什么内容时，我遵照了如下的指导概念，即着重描述那些人们现今依然练习或欣赏的，以及那些最具代表性的音乐类型。与《世界音乐系列》丛书中的其他卷册相似，我是按主题对本书进行组织编排的，而不是想将它写成一本综合性或历史性的音乐体裁的概览。我所谨慎选取的这些主题，在当代的语境下，对于朝韩双方而言，都适用于“朝鲜”这一历史存在，并且具有一定的意义。简而言之，我选取的三个主题，分别是跨民族主义、文化传承以及音乐和文化政治。在本书中，我以这三个主题为概念框架，鼓励读者不仅要了解一些音乐的类型，还要通过对这些主题的思考，了解这些音乐类型的含义及其在文化上的共鸣之处。

由于本书版式的限制，我无法做到面面俱到。尤其要指出的是，我并未像我之前所预想的那样，对朝鲜丰富的宗教音乐传统予以深入研究。而且，对佛教音乐活动与基督教音乐活动，我也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尽管研究韩国基督教音乐活动的英文文本并不多，但有许多优秀的学者已经将儒家、佛教以及萨满教（Shamanism）的传统作为题材，进行研究写作。另一个本应深入探索的领域就是音乐表现中的性别问题。考虑到朝鲜儒学家们的学术水平，这一领域应当有许多值得探索的内容。我希望本书对于上述事项以及其他许多发人深省的议题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希望这本朝鲜音乐与文化之旅能够拓展您的音乐视界，让您以新的方式对音乐与文化进行思考。

关于罗马字母转写的注意事项

使用最为广泛的韩文的两种罗马字母转写规则分别是马科恩—赖肖尔表记法（McCune-Reischauer）与修正版韩文罗马字表记法，后者于2000年被韩国文化观光部（MCT）正式采用（有时简称为MCT表记法）。尽管MCT表记法相比之下更为简明，不需要变音符或撇号等额外符号，但是，对于新近接触的读者而言，它在发音上出现了更多的问题。出于这一考虑，我遵照诸位审稿人的一致建议，采用了马科恩—赖肖尔表记法（下文中简称为MR表记法）。但是，请大家记住，当进行研究工作或查询其他资源（尤其是在线资源）时，您可以尝试使用多种拼写方式（尤其对那些使用MCT表记法的资源）。

下面列举几种例外、等待修正或进一步置评的情况：

1. 我选择通篇保持某些词语的拼写方式，如kut（意为“仪式”或“表演”）。一般而言，当该词与其他词语并用时，依照MR表记法，应变化其拼写方式来体现发音。例如，我将p' ungmulgut（p' ungmul+仪式）拼写为连字符后缀kut的形式，即p' ungmul-kut。
2. 在韩文的罗马字母转写过程中大量使用连字符与撇号，并时而互相替换。一般而言，在较长的复合词中，连字符常被用以分隔语素，例如ssikim-kut一词。撇号则最常用来区分不送气音，例如p, t, ch, k（发音类似英文中的b, d, j, g），与它们对应的送气音，例如p', t', ch', k'（发音类似英文中的p, t, ch, k）。撇号偶尔也会被用来区分较长词语中的词素，尤其是用在字母n与g之间，以避免它们被拼